

編號： 36 系所：台灣文學系

科目：文學文本解讀(客語)

本試題是否可以使用計算機：可使用 不可使用 (請命題老師勾選)

一、試讀以下鍾理和的《夾竹桃》，試分析作者和文本的寫作背景、社會觀察與主題內容(25%)

當他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裡來的時候，他最先感到的，是這院裡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的索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們彼此不相聞問，他們這麼孤獨而冷僻地，在過著他們的日子。他們不相過往，他們的門，單獨的閉著。曾思勉常數次看見這一家不幸遇有官事，或喪葬病痛時，其餘的人們以何樣的態度與臉色對待這不幸的鄰人。他們不但裹足不前，即或從門口經過，他們也要把眼睛移往他處，他們怕禍難會由不幸的人家的窗戶，降落到他們的身上，而戰戰兢兢的跑了過去。他們的臉色，是那麼畏懼而厭惡，甚或他們咒詛鄰人妨害他們的安寧。

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裡的曾思勉，對此，甚感不習慣與痛苦。他為此懊惱了許久，至今他還是那麼悵然。

並且，他幾度經驗過，因為他不在家，他的鄰人跟郵差說不知道，使他數回未接到友人的信件。再碰到像下回那樣的事情時，他不由得對此民族感到痛恨與絕望了。

倒穢水的老頭兒，不知如何，一連一個多禮拜不來倒穢水了——這種現象是很平常的——所以他們無可如何，只好在夜間，偷偷的把穢水倒在胡同口，但並不是自己的院門口而是鄰院的。至於他們這樣做是否對的，那他們不管。第一、巡警官還管不著哩！魯太太曾問過巡警官：他們的穢水要倒到那裡去？他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她，他管不著。還叫她問問市公署去。那麼他們只好照舊倒在胡同口裡，但並非自己的院門口。據邵太太說：「那樣做未免太不講究衛生了！」這樣子他們倒到鄰院的門口去。反正……去你的，倒吧！

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們聞到一陣一陣又辣又臭的氣味，直至院裡衝。他們打開大門來看，門口是一片濕，那股味道，正是由這裡發散出來的。

「他媽的，缺德呀，這是尿呢！」邵太太見鬼似地說。

其次，這也是很明顯的，即他們的知足認命。他們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條牛那麼孜孜地受著命運驅使，從不知抗拒。這幾乎值得讚嘆的精神狀態，是和他們的無知、不潔，與貧窮一樣，到處可以駭倒來自外國的每一個旅行家，和社會學者的。

前院林大順是這樣的。他常常坐在簷下矮凳上，眼睛瞧著灰黑色的牆，臉上並無什麼感覺，這麼小半日不稍一動，像一條影子。雖然那未始不可以說是喪失了思考能力的緣故，但說他也是知足的一個，大概不會差得太遠。

尤其中院的魯啓仲，他是表示得最為明瞭的一個。他在下班回來時，便以小孩車，推著他的今年才滿週歲，呀呀學語的兒子，到哪個車馬稀少的馬路，或太廟等處蹣跚去。逢人便說：今天天氣好呀，怎不到北海玩兒玩兒去呢？好極了！並且，還叫他的兒子：小胖子，你叫，大——爺——。晚上，放倒頭能夠睡得像豬一樣那麼濃酣。

翌日，一具小棺木，在暮色中無聲的被抬向哈達門外去。

傍晚，黎繼榮看見孤獨地，一邊在拉著昔日少年曾拉過的風箱，一邊悄悄地在淌著眼淚的少女時，他突然憶起了昨日曾思勉的話。他由這裡，鮮明地看見一步一步地走向貧窮，更由貧窮一步一步走向破滅的一個民族的影子。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編號： 36 系所：台灣文學系

科目：文學文本解讀(客語)

本試題是否可以使用計算機：可使用 不可使用 (請命題老師勾選)

二、請以白話解釋客語的一封書信— 尺牘寄情【妻寄夫書】，並以女性角度述說你的感受(25%)

含羞淚，筆寫書，滿懷心事寄君知。
 思別日，菊黃時，君置詩書遠別離。
 奴封髮，鎖雙眉，風雨誰敢亂沾衣。
 同誓囑，告天知，功名成就早歸期。
 君折桂，第一枝，雲深月窟玩床兮。
 奉茶湯，進裳衣，窗前寒夜問誰兮。
 脫紫袍，換綠衣，官人不做做禿尼。
 一更嘆，二更啼，三更不覺雞鳴時。
 睡不得，望君車，梅花窗前君置疑。
 望錦衣，徒增悲，名揚空發一聲雷。
 雨欲來，雲又散，鸞不歸兮不振衣。
 分破鏡，拆鴛期，鴛鴦分各在東西。
 榮反辱，切淒淒，不若奴命歸泉西。
 生無益，死無期，誰敢半言怨奴婢。
 只道君，無情意，結髮夫妻汝拋棄。
 君果牛郎子，奴非織女軀。
 君果蘇季子，奴敢不下機。
 君果僧家子，當初莫娶妻。
 既娶妻，胡不歸，害妾獨宿是何爲？
 丟父母，別宗居，反問吾君是何理？
 君若歸，意何如？深情盡付此張紙。
 吩咐雁，急含去，直飛君前莫遲期。
 君拆書，須看知，細心誦讀奴言語。
 言既盡，囑君知，莫把奴言空悔語。
 千里關山無別寄，惟願安康只一語。

三、試讀以下的呂赫若《女人的命運》，試分析作者和文本的寫作背景、社會觀察與主題內容。(25%)

麗鵠五歲了。也就是說瑞奇與雙美已經同居六年了。雙美依然在熱風舞廳當舞女。瑞奇因為被茶行解雇而靠女人供養。伴舞的薪水必須扶養一家四口，所以生活過的極拮据。可是雙美一點也沒有責備因失業而遊手好閒的瑞奇。她並沒有因瑞奇受自己供養而發牢騷，反而以更銘心的愛來愛撫瑞奇。

編號： 36 系所：台灣文學系

科目：文學文本解讀(客語)

本試題是否可以使用計算機： 可使用 不可使用 (請命題老師勾選)

「嗯，閒居再家也沒有關係啊。因為我要工作，麗鴿就要拜託你了。」

黑夜來臨了，雙美說完話就離開家門，而瑞奇就在家裡陪麗鴿玩耍。他並不認為自己閒居而由女人來供養是可恥事。如果在五年前，他一定會跪在她的膝前謝罪。可是，如今他卻因失業而覺無聊，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以女人的立場來說，他不是處女出身的太太，而是已習慣於切實塵世的漂泊。瑞奇遊手好閒，偶爾還要給他零用錢，這種一分錢也不能浪費的生活一定很清苦。可是他們之前有著深厚的愛情與誓言。這也可以說是她與瑞奇心靈緊緊結合的關鍵。儘管過夜生活，她對早日成為正式的太太，有個家庭卻存著無限的憧憬。因此，無論如何，她期望與連孩子也為他生的瑞奇有個圓滿的結局。

她十七歲喪父，為了家庭生活，在大大稻埕當藝旦，她在內心身處卻早已悄悄描繪出，早點找到合適的男人，成立家庭，供養母親的情景。因此，當瑞奇出現時，她認為這個男人能達到理想，就全心全意付出超越職業意識的刻骨銘心的愛。當時，白瑞奇剛從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剛在茶行工作，是個純潔、溫順、皮膚白晰的青年，無怪乎雙美為他傾心，何況他又有前途無量的地位，以及五十圓的月薪，因此深獲母親的歡心。母親暗暗竊喜，應該可以過著幸福的生活了。

當瑞奇來時，雙美的雙手就環抱住他的頭部，向他表示自己的貞淑，嗯！從那天起我就一直閒房等你到來。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哪裡我都願意去。我已經厭倦藝旦的生活了。」

事實上，瑞奇亦深深愛上她這種純情、天真的模樣。

開始同居時，他為新的煩惱而痛苦不已。雖說沒有必要拿錢給家裡，但他明白家人反對他娶藝旦為妻。如要拋棄雙美，卻又難忍椎心之苦。一想到要失去對自己純情到已喪失理智的她時，內心就痛苦萬分。每夜留宿雙美的房裡，接受她的愛撫時，想到與她分離的悲哀就使他潸然落淚。看到這情景，雙美就淚汪汪地飛撲到他身邊，喘氣地說，怎麼了？怎麼了？生病了嗎？

「不是啦。」瑞奇搖搖頭。

「你說嘛！你說嘛！」

「沒事啦！」

「討厭，討厭！我會擔心嘛！如果是生病，我情願代替你。」

瑞奇非常感激她的愛情而擁抱著她，並且決心一輩子再也不要分離。雙美！嗯！不要分離，他聲音哽咽，淚流滿面。

四、請從移民的角度評論客家詩【渡台悲歌】。(25%)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
就是窖場也敢去，台灣所在滅人山，台灣本係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
一半廣東人居住，一半生番併熟番，生番住在山林內，專殺人頭帶入山。
帶入山中食粟酒，食酒唱歌喜歡歡，熟番元係人一樣，理番吩咐管番官。
百般道路微末處，講著賺銀食屎難，客頭說到台灣好，賺銀如水一般了。

(背面仍有題目，請繼續作答)

編號： 36 系所：台灣文學系

科目：文學文本解讀(客語)

本試題是否可以使用計算機：可使用 不可使用 (請命題老師勾選)

口似花娘嘴一樣，親朋不可信其言，到處騙感人來去，心中想賺帶客錢。
 千個客頭無好死，分屍碎骨絕代言，幾多人來所信言，隨時典屋賣公山。
 單身之人還做得，無個父母家眷連，涓滴良時和吉日，出門離別淚連連。
 別卻門親併祖叔，丟把墳墓併江山，家中出門分別後，直到橫江就答船。
 船行直到朝州府，每日五百出頭錢，盤過小船一晝夜，直到拓林巷口邊。
 上了小船尋店歇，客頭就去講船錢，壹人船銀壹圓半，客頭就受銀四圓。
 家眷婦人重倍價，兩人名下賺三圓，各人現銀交過手，錢銀無交莫上船。
 怡似原差禁子樣，適時反面無情講，各人船銀交清楚，亦有對過在台灣。
 大船還在巷口據，又等好風望好天，也有等到二三月，賣男賣女真可憐。
 衣衫被帳都賣盡，等到開船又食完，也有乞食回頭轉，十分冤枉淚連連。
 也有不轉開船去，船中受苦正艱難，暈船嘔出青黃膽，睡在船中病一般。
 順風相送都容易，三日兩夜過台灣，下裡大船小船接，一人又要兩百錢。
 少欠船銀無上岸，家眷作當在船邊，走上嶺來就知慘，看見茅屋三百間。
 怡似唐山糞堰樣，乞食鄉場一般般，尋問親戚停幾日，歇加三日不其然。
 各人打算尋頭路，或是僱工做長年，可比唐山賣牛樣，任其挑選講銀錢。
 少壯之人銀十貳，一月算來銀一圓，四拾以外出頭歲，一年只堪五花邊。
 被補蚊帳各人個，講著答床睡摸蘭，夜晚無鞋打赤腳，誰知出屋半朝難。
 自己無帳任蚊咬，自己無被任凍寒，做得己身衫褲換，又要做帳併被單。
 年頭算來年尾去，算來又欠頭家錢，若然愛走被作當，再做一年十貳圓。
 年三十日人祀祖，心中想起刀割般，上無親侍下無戚，就在頭家過個年。
 初一纏到初四止，除扣人工錢一千，搶人不過亦如是，台灣一府盡皆然。
 人講台灣出米谷，痾膿滑血花娘言，講著食來目汁出，手扛飯碗氣沖天。
 一碗飯無百粒米，一共蕃薯大大圈，三餐蕃薯九隔一，飯碗猶如石窖山。
 台灣蕃薯食一月，多過唐山食一年，頭餐食了不肯捨，又想留來第二餐。
 火油炒菜喊享福，想食鹹魚等過年，總有臭餽脯鹹菜，每日三餐兩大盤。
 想愛出街食酒肉，出過後世轉唐山，雞啼起身做到暗，又無點心總三餐。
 想食泡菜燜米仔，吞燥口涎遲疑吠，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如是一般了。
 落霜落雪風颱雨，頭燒額痛無推懶，拾分辛苦做不得，睡日眠床除百錢。
 各人輕些就要做，行路都還打腳偏，換衫自己雞啼洗，破爛穿空夜補連。
 自己上山擔柴賣，一日算來無百錢，大秤百斤錢一百，磚得肩頭皆又彎。
 併去併轉三鋪路，轉到來時二三更，除踢三餐糧米食，長有只可買好？。
 奈何又著同人做，又著同人做長年，唐山一年三度緊，台灣日日緊煎煎。
 睡到子時下四刻，米糙椿臼在壘間，三人椿臼三斗米，就喊食飯扛菜盤。
 蕃薯又燒難入口，樣般吞得下喉咽，食得快來怕燒死，食得慢來難獵班。
 出門看路都不到，腳指踢出血連連，朝朝日日都如是，賣命賺人幾拾錢。
 客人之家還靠得，學老頭家正是難，一年到暗無水洗，要尋浴堂就是難。
 生成禽獸無異樣，若係人身都會？，所挑擔千兩尺半，竹棍圓圓架在肩。
 又要大條又併硬，水牛洗輒一般般，天下耕田用腳踏，台灣耕牛用手爬。
 已多耕田愛欠債，莫非後世報前冤，耕田只可如挪草，走盡江湖不識見。
 就比孝家接母舅，恰似烏龜上石灘，雙手用爬腳用箭，天光跪到日落山。
 面目一身泥鬼樣，閻王看見笑連連，一日跪到錢一百，跪到三日膝頭穿。
 半晝食了真點心，鍋鑰蕃薯滿菜盤，一年田禾跪兩次，早冬跪孝盡皆然。

本試題是否可以使用計算機：可使用 不可使用 (請命題老師勾選)

真係台灣人好巧，何用唐山人可憐，皆因前生有罪過，今世天差來跪田。
 若用頭顱去擗田，一年割谷當三年，耕田頭家若不曉，水牛洗角一般般。
 試得幾年若是好，又要奇巧好相傳，台灣之人好辛苦，唐山牛隻好清閑。
 切呀切時天呀天，不該信人過台灣，一時聽信客頭話，走到東都鬼打顛。
 心中想起多辛苦，目汁流來在胸前，在家若係幹勤儉，豬牯都有假褲穿。
 在家若是幹儉點，何愁不富萬萬千，台灣不是人居住，可比番鳴大海邊。
 馬牛禽獸無禮儀，看起心頭怒沖天，不敬斯文無貴賤，阿旦和尚稱先生。
 農商轎夫併乞食，相逢俱問頭家言，讀書兒童轎夫樣，比我原鄉差了天。
 並無一點斯文氣，赤腳蓬頭拜聖賢，寒天頭布包耳孔，熱天手帕半腰纏。
 到此斯文都饑賤，看見心頭怒沖天，迎婚嫁娶去恭賀，未見一人有鞋穿。
 赤腳短衫連水褲，洗身手帕半腰纏，席筵無讓賓和客，搶食猶如餓鬼般。
 且郎轎夫廳堂坐，上頂人客坐壘間，不知貴賤馬牛樣，看起心頭似火煎。
 無論本族及外姓，一介禮包食兩餐，還有一起污穢事，心中怒恨不敢言。
 若然傳轉唐山去，當面被人呸口涎，那有男人併婦女，相共水桶洗身焉。
 又愛擔水煮飯食，食了都會衰三年，新正叩起天神福，打板奉神敬三官。
 這板若然神敢食，亦非天上個神仙，燒香跪到膝頭穿，赤腳包頭拜神仙。
 土地伯公有應感，處處一有伯公壇，所目祀神烏龜板，所見有妻烏龜般。
 大聲不敢罵妻子，隨其意下任交歡，拾個丈夫九個係，只有一個不其然。
 野夫入屋丈夫接，甜言好語待茶？，范丹婦人殺九夫，台灣婦人九夫全。
 出門三步跟隨等，結髮夫婦無幹賢，總愛有錢就親熱，聲聲句句阿哥前。
 台灣婦人有目水，看你長有幾多錢，交得一年和半載，錢銀幹多也會完。
 幾多雞啼無半夜，辛苦如牛一般了，一介銅錢三點汗，一日賺人幾多錢。
 後生之時身子健，落身如牛做幾年，運數好時件件著，嫖亦不得已多錢。
 心中想愛後頭事，恐怕時衰運敗年，一到無錢就各樣，路上相逢目不看。
 行前去問都不應，皆應錢了斷情緣，開聲就罵契弟子，鈔頭櫻衫差了天。
 疾病臨身就知死，愛請先生又無錢，睡在草中無人問，愛茶愛水鬼行前。
 病到臨頭斷點氣，出心之人草蓆捲，當日出門想千萬，不知送命過台灣。
 台灣此是滅人窖，一百人來無人還，若然個個幹知想，台灣婦人變荒田。
 台灣收割真各樣，莊庄婦人鬧喧天，聽見田中谷桶響，打拌身扮就到田。
 手拿摹蘭木搗棍，開眉笑眼喜歡歡，甜言細語稱司阜，摹蘭凳子擺兩邊。
 手拿禾槌微微笑，恰似玉女降下凡，花言巧語來講笑，弄得零工喜歡歡。
 一手禾排打四下，就丟去妹摹蘭邊，放此台灣百物貴，惟有人頭不值錢。
 一日人工錢兩百，明知死路都敢行，抽藤做料當民壯，自己頭顱送上山。
 遇著生番統一響，登時死在樹林邊，走前來到頭斬去，變無頭鬼落陰間。
 不論男人併婦女，每年千萬進入山，千誤萬差在當日，不該信人過台灣。
 李陵誤入單于國，心懷常念漢江山，我今至此也如此，墨髮及爲白髮年。
 心中愛轉無盤費，增加一年又一年，家中父母年已老，朝晚悲哭淚連連。
 每年來信火燒死，歸心如箭一般般，若然父母凍餓死，賺銀百萬也閑情。
 又係百般微末處，那見有人賺錢還，人想賺錢三五百，再加一年都還難。
 歸家說及台灣好，就係花娘婊子言，叮嚀叔侄併親戚，切莫信人過台灣。
 每有子弟愛來者，打死連棍丟外邊，一紙書音句句實，併無一句是虛言。